胡适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大思想家，可是，因为种种原因，胡适一直是被忽视的----这或许和他的名字有关，因为，他的名字的谐音就是“忽视”。凡思想家，都有语录流行，对胡适先生，这项工作也该抓紧进行。我今天举胡适的四句话为引子。愿后来者，能做的更好。果如此，方为国家之大幸。

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----知道这句话的人太多了，不知道的话，应该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惭愧。既便如此，我仍然要解释几句，因为，这句话太重要了，几乎是学术研究的金科玉律。“大胆假设”，需要两种素质：1，思想上没有禁区，2，敏锐的直觉思维，缺一不可。“小心求证”，要的是扎实的数据、严密的逻辑和严谨的分析，是“功夫”，也是研究工作中的“苦力”。

“大胆假设”提出问题，“小心求证”解决问题，两者结合，无疑不解；只要“大胆假设”，好的，能成为空想家；差的，就成了妄想症患者和社会狂人。“大同社会”和“共产主义”构想，均属此类；反过来，只有“小心求证”，就成了考据派，不可能有创建；有时，甚至会沦落为权势阶层的“应声虫”，上级说什么，学者论证什么；没有个人的独立思考，何来创新？国外有人说：天才是1%的灵感和99%的汗水。其中的1%，乃“大胆假设”，99%的汗水，乃“小心求证”。由此看，中西联袂，势在必须。

宽容比自由还更重要----自由常常因为不好定义，以及被视为“无政府主义”而在中国受到最广泛歧视。为此，我觉得胡适先生这句话，非常好。一则，可以此作为“自由”的替代定义。什么是自由？自由就是对他人、他人的意见和行为方式保持宽容，除非自我利益受到侵害，否则，决不允许干涉他人。二则，这条原则，也可以作为自由度的标准判据----一个人，要是“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”，则他是一个信奉自由的人；一种学术，要是能和其他学派和平相处，则是一种开放的学问；一个国家，要是容许不同的信仰、制度、党派和团体，以及不同种族和语言的人各行其是，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。毛泽东是专制分子，因为，他把他的战友全都搞定了；儒学不是兼容的学术，因为，“独尊儒术，驱逐百家”；某些国家不是自由的国家，因为，在它的宪法里，规定这个国家必须受一个党的领导----没有宽容，就没有自由。

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，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----学问和待人，大体是两个完全相反的领域。学问求真，要一丝不苟，不能有任何马虎；待人则相反，要“难得糊涂”，多看别人长处，少看别人短处；“人至察则无徒”，人要是太仔细，就没朋友了。有人问我，什么是婚姻？我的答案是，婚姻与爱关系不大，只是一种相处的艺术，只要能容人所短见人所长，任何两个异性都可以成为夫妻，同性恋婚姻除外。可是，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经常把两个领域搞串了，对人像对待学术一样严谨，岂不坏事。我的一位很好的师兄，就这么搞得，结果，至今未婚----因为，女朋友受不了他研究者挑剔的眼光，相处不多时，就离他而去了。就此，我提醒过他多次，无奈，他在学术上浸淫太久，深入不能浅出，一遇到女人，就开始研究了。胡适显然是两个领域的大师，为人谆谆，谦逊大度，尤其到了晚年，颇有长者宽怀之风；治学深邃，百年来中国学术，无出其右者。

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----在一个自由的国家，这句话没用了。可是，在我国，依然大有用处；胡适的一生，也实践了他的誓言。在大陆时期，他和国民党对着干；和一切不自由的制度和组织对着干；抗战时期，他在华盛顿，为了反抗日本侵略付出了极大的努力；到了台湾，他的骨头依然铮铮带响，和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，甚至公开劝说蒋介石退位让贤。胡适还有一大爱好，演讲。在美国，就在各大学巡回；回国之后，足迹更是遍及大江南北。他独有的徽派国语，为“宁鸣而死”作了最好的注解；古来，以一贯之的学问家，胡适乃其一，而且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。迄今，内外兼修宽厚爱人的仁者风范，胡适乃其一，而且是其中最儒雅潇洒的一位；文章道德，亘古未有；道德文章，千古风流。